

国际滑联驳回韩国队和匈牙利队申诉 经反复核实，维持原判

国际滑联于瑞士时间2月7日发表声明，表示收到了来自韩国队和匈牙利队关于在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1000米比赛的申诉，但裁判长与视频裁判员经过反复核实，维持原判。

针对韩国队对黄大宪在男子1000米半决赛被判提出的申诉，声明说，正如赛场视频屏幕所显示的那样，黄大宪因“违规超越导致（身体）接触”而被判罚。针对匈牙利队对刘少林在男子1000米A组决赛中收到黄牌提出的申诉，声明指出，正如赛场视频屏幕所显示

的那样，刘少林在同一场比赛中因两次犯规而收到一张黄牌。第一处判罚是“在直道由内向外变道造成（身体）接触”，第二处判罚是“在终点冲线前用手臂阻挡他人”。

声明表示，根据国际滑联总则第123条第4款和第5款，裁判确认驳回上述申诉。事实上，根据比赛规则的适用范围，不允许对裁判员因违反任何比赛规则而取消运动员比赛资格或不取消运动员比赛资格的决定提出申诉。

“无论上述比赛规则如何，总裁判长与视频裁判员再次核实，维持

最终裁决。”声明中说。

7日晚，男子1000米短道速滑比赛异常激烈、犯规频发，从1/4决赛到半决赛再到决赛，几乎每场比赛都要经过裁判的判罚才能决定名次。中国队3名选手最终晋级男子1000米决赛。决赛中，来自匈牙利的世锦赛冠军刘少林率先撞线，但经裁判反复研判，刘少林因为“同一场比赛中两次犯规”被出示黄牌取消成绩，中国选手任子威和队友李文龙包揽冠军。韩国选手黄大宪则在半决赛第一组的较量中被判罚犯规。

据新华社

冬奥闭环未发生 聚集性疫情

在2月8日的北京冬奥会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冬奥组委疫情防控办公室副主任黄春表示，目前冬奥闭环内没有发生聚集性疫情，只要各方坚持行之有效的、严格的闭环管理措施，今后一段时间新冠阳性病例数将会持续下降。

黄春介绍，2月7日00:00至23:59，机场入境涉奥人员133人，其中运动员及随队官员93人，其他利益相关方40人，全天海关没有检出阳性人员；2月7日00:00至23:59，闭环内核酸检测总次数70524，其中运动员及随队官员6720人，其他利益相关方63804人，闭环内复检阳性总共6人，其中运动员及随队官员5人，其他利益相关方1人。

“1月23日至2月7日，我们从注册预开村到现在累计复检阳性是393人，其中运动员及随队官员占到了40.46%，其他利益相关方占到了59.54%。机场检出总共占了62.85%，闭环内检出占了37.15%。”黄春说。

黄春表示，截至目前，几乎所有阳性病例都是来华前的感染，或者说是闭环内潜伏期内的感染。“我们也做了一个统计，（目前）大约三分之二、也是68%的（阳性病例）人群都已经解除了隔离或者出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目前没有发生聚集性疫情，这充分说明我们现有的疫情防控措施是有力有效的，疫情的风险总体可控。”黄春说。

据了解，接下来海关机场入境人员将逐渐减少，黄春认为海关检出的占比阳性数量也会相应减少。黄春说：“未来一段时间，由于存在潜伏期内的感染，闭环累计检出阳性的占比还会有所增加。但是只要我们坚持行之有效的、严格的闭环管理措施，今后一段时间病例数将会持续下降。”

据新华社

一个从没赢过的41岁“男孩”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是英雄



2月7日，约翰·克拉雷在奖牌颁发仪式上亲吻奖牌。 新华社

41岁了，法国人约翰·克拉雷还没赢过一场比赛。在他41岁零30天，人生中第一次登上冬奥领奖台时，得到的也是一块银牌。

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男子滑降比赛中，克拉雷在一众夺牌热门中第19个出场。在出场排位越靠前越有可能滑到更好雪况的比赛里，这不是一个有利位置。已经完赛的是，有当时已手握冬奥两金的奥地利人马蒂亚斯·迈尔，有本赛季世界杯滑降积分领头羊、挪威人亚历山大·希尔德，有1997年出生的瑞士新秀、本赛季分站赛冠军拿到手软的马尔科·奥德马特，还有暂列第一的瑞士人贝亚特·弗兹……

他们都比克拉雷年轻。甚至在本届冬奥会高山滑雪的所有运动员中，都没有几个人比克拉雷更“老”了。

在克拉雷已经足够长的运动生涯里，他从没拿过第一。1996年，他就开始参加国际雪联旗下的赛事了，首场比赛排名第32，冠亚军都是“70后”。他还年轻。

2003年，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一个赛季下来，总积分排名第140位。没事，他还年轻。

2010年，他的首次冬奥会没能完赛，没事，还算年轻，年轻……

时间就这样滚滚向前。从少年到“经验丰富的老将”，克拉雷确实已经成了世界高水平运动员，但离顶尖总是还差那么一点。所有比赛中，他

正常发挥时也就是进前10，每隔一两年才能站上一次某个分站赛的领奖台；所有年度排名，好的时候十几名，差的时候几十名；2013年，他成了世界上首个在比赛中滑行瞬时速度突破160公里的高山滑雪运动员，但那没能给他带来一块奖牌；奥运会，3次了，最好成绩是平昌的男子滑降第18……

“大概35岁之后，我对我的事业产生了怀疑。”克拉雷说。

他的主项是高山滑雪中危险系数最高的滑降项目，不管是训练还是比赛，每次的瞬时滑行速度都会突破100公里。没有“护盾”的血肉之躯在雪面上达到那种高速时，他就会感到耳压有变化，甚至耳鸣。而大多数高山滑雪运动员的生涯“标配”——十字韧带受伤，他也早在二十几岁时经历了。

但那又怎样呢？磨难之后就必有回报吗？

“后来我想，我要一年一年地做决定。”这个已经开始被人频繁关心何时上演谢幕演出的男人说，如果一年下来觉得自己还能比，就再比比试试。“如果我最终赢了一次，那很棒；如果没有，我也已经做了很多美妙的事。”

接下来，大放异彩的转折没有突然降临，但北京冬奥会前，克拉雷的世界杯滑降年度排名已经连续3个赛季进入了前10。2019年，瑞典世锦赛，38岁的他第3次参加世锦赛，拿到了生涯第一块国际大赛

的奖牌——一块银牌。

后来他说，是这块银牌，让他下决心撑到北京。

北京延庆，2022年2月7日，国家高山滑雪中心，41岁的克拉雷出发。前两个计时点，他排名第4。第三个，他已经排到了第一。

“我只是一直在冲，冲得非常狠，冒了很多险。”克拉雷后来说，他自己看不到计时器和排名，“但我知道我滑得很好，有时你不确定自己很快，但有时候你就是知道”。

冲过终点，1分42秒79，他排名第2。

他还是没赢。但赢，对他来说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

“不管你是20岁还是41岁，这都不重要。这是块奥运奖牌啊，这已经是很美好的回忆了。”

他成了冬奥史上年龄最大的高山滑雪奖牌获得者。所有人都在追问，是什么激励他走到了现在，他不觉得回报来得晚了一些吗？

“我不觉得晚，我妈妈一直还都叫我‘年轻的男孩’呢。”这个41岁的“男孩”，脖子上挂着人生中第二块国际大赛奖牌。他说：“我妈妈说，我小时候做成什么都比人慢一点，学走路、学说话、换牙，包括后来结婚。”

“好像，我的运动生涯也是这样。”他说。

谁说只有站在光里的，才是英雄呢。

据新华社

冰球场地条件获 国际冰联充分认可

国家体育馆场馆运行秘书长齐靓在2月8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作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冰球比赛场馆，国家体育馆的软硬件设施条件均得到国际冰联的充分认可。

“国际冰球联合会副主席到场馆考察后，对于场馆的评价是场馆具备非常好的硬件、软件设施和服务条件。”齐靓说。

“他们对于冰球项目今后在亚洲地区的开展充满信心，同时他们觉得国家体育馆完全有能力独立承担冰球世锦赛的相关工作。”

随着女子冰球比赛的推进，国家体育馆已陆续接待了数批观众到场观赛。每场比赛接待的观众数量大约在1000人左右。

据齐靓介绍，国家体育馆使用了“一秒八步”设备，进入场馆的工作人员和观众只需在设备上刷一下身份证，即可实现身份识别、智能测温等8个查验环节，最大程度节约了核验时间并确保进场人员符合防疫要求。

据新华社